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外语专项
(11CWZJ25)



《菊花的幽香》 三个版本及其戏剧改编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朱法荣 译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外语专项(11CWZJ25)

《菊花的幽香》三个版本 及其戏剧改编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朱法荣 译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花的幽香》三个版本及其戏剧改编/(英)劳伦斯著;朱法荣译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607-5445-1

I. ①菊… II. ①劳…②朱… III. ①劳伦斯,
D. H. (1885~1930)—短篇小说—小说研究②劳伦斯,
D. H. (1885~1930)—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8255 号

责任编辑:王立强 郑琳琳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省英华印刷厂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5 印张 27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The Last Chrysanthemum

Thomas Hardy^①

Why should this flower delay so long
To show its tremulous plumes?
Now is the time of plaintive robin-song,
When flowers are in their tombs.

Through the slow summer, when the sun
Called to each frond and whorl
That all he could for flowers was being done,
Why did it not uncurl?

It must have felt that fervid call
Although it took no heed,
Waking but now, when leaves like corpses fall,
And saps all retrocede.

Too late its beauty, lonely thing,
The season's shine is spent,
Nothing remains for it but shivering
In tempests turbulent.

Had it a reason for delay,
Dreaming in witlessness
That for a bloom so delicately gay
Winter would stay its stress?

① Thomas Hardy(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被誉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代表作有小说《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d'Urbervilles*, 1891)和诗剧《列王》(*The Dynasts*, 1904—1908),对D. H. 劳伦斯的小说创作和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运动都有较大影响。

——I talk as if the thing were born
With sense to work its mind;
Yet it is but one mask of many worn
By the Great Face^① behind.

① 意指“万能的上帝”，是对西方基督教伦理的反讽。托马斯·哈代认为所谓的上帝实质上是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玩弄人类与万物的命运于股掌之间。同样的观点亦见于其另一部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一书的结尾中：“‘死刑’执行了，用埃斯库罗斯的话说，那个众神之王对苔丝的戏弄也就结束了。”（“Justice” was done,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Immortals, in Aeschylean phrase, had ended his sport with Tess.）“众神之王”语出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

最后的菊花

托马斯·哈代

这朵花儿为何开得这么迟

颤抖着它的花翎？

现在只有知更鸟声声叫着悲凉，

花儿们都躺进了坟床。

漫漫长夏里，太阳

呼唤着每一片叶子，横生或互长

为所有的花儿倾尽其囊，

那时，它为何不怒放？

它肯定听到了那热情的呼告

虽然它没有留心。

现在它醒了，木叶已萧萧，

树液亦凝结。

它的美来之何晚，独自一个，

光耀的时令已错过，

只有在狂风

凄雨中瑟缩。

难道它迟开的理由竟是，

在愚蠢地幻想

冬天会为这么娇艳的花朵

终止自己的威严？

——好像我相信这东西生来

有智慧能思考一样；

可是，它不过是众多面具中的一个

好让那伟大的面容隐藏。

前言

2015年是英国20世纪著名作家D. H.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诞辰130周年。回望百年,伊人伊文仍如炉中之火焰熠生辉,如夜莺之歌清婉嘹亮。百年薪火,传承有人;百年余音,绕梁不绝。

1. 《菊花的幽香》三个版本及相关诗歌介绍

《菊花的幽香》(Odour of Chrysanthemums)在国内又被翻译为《菊馨》《菊香》和《菊花的清香》等,对该小说的研究均以1914年收录在小说集《普鲁士军官》中的版本为主,研究的焦点在于小说中不可调和的夫妻关系、女性主义、工业革命对人性的摧残、生态主义、蒙太奇叙事手法和菊花的象征意义等传统的文学主题学与叙事学解读。2015年,有两篇文章首次提及了劳伦斯的矿冶书写——《左拉与劳伦斯小说中的煤矿书写》(张慧捷、史修永)和《劳伦斯小说的矿冶书写:以〈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为例》(程细权、王向阳)。而对该小说进行文体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当属1984年《外国语》杂志上发表的《范文详析:戴·赫·劳伦斯的〈菊馨〉》一文,该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侯维瑞教授编译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杰弗里·里奇教授(Geoffrey Leech)的评论。里奇教授曾在《小说文体学》^①一书第三章中对《菊馨》的开头段落从词汇、语法、修辞和连贯四方面作过非常细致和经典的语言文体分析,1984年的范文详析是对里奇教授所作分析的中文翻译,该范文详析已经成为英语文学课堂上的经典案例。

2011年,译者在教授英语文学时,偶然发现英国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正在开展一项研究——比较劳伦斯短篇小说《菊花的幽香》^②的三个版本:1910

^① G. Leech, *Style in Fi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② 译者选择以《菊花的幽香》为题,而未选择更简洁的《菊馨》,是因为菊花之香为冷香,且菊花在小说中是象征死亡的花朵,散发着衰败的气息,而“馨”字与之颇不协调。

年初稿、1911年《英语评论》版本和1914年收录在小说集《普鲁士军官》中的版本。译者细读了该研究中心提供的三个版本后,发现该小说的修改过程非常直观地展现了劳伦斯创作主题和写作风格逐渐形成与成熟的过程,意义非同寻常。在接下来的深入阅读和研究中,译者发现与该小说联系密切的尚有劳伦斯早期用诺丁汉方言创作的诗歌和同一时期同一主题的三幕剧《霍氏新寡》(*The Widowing of Mrs. Holroyd*),后者在伦敦上演后曾得到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的高度赞扬。

《菊花的幽香》创作于1909年9月。同年12月9日,该小说连同三首诗歌由劳伦斯童年好友杰茜·钱伯斯寄给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文学期刊《英语评论》(*The English Review*)。该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为福特·马多克斯·休弗(Ford Madox Hueffer, 1873—1939),休弗出身文学世家,交游广阔,与英国的托马斯·哈代、约瑟夫·康拉德、伯特兰·罗素、约翰·高尔斯华绥,美国的亨利·詹姆斯、T. S. 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及俄国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大批作家来往密切,是当时英国文坛的权威。据休弗晚年回忆,他当时只读了《菊花的幽香》第一段,就把劳伦斯的投稿全部接受下来,并向整个伦敦宣布他又发现了一个天才,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劳伦斯本人也回忆说:“休弗是个大好人。他发表了我的诗,还叫我去见他。就这样,杰茜轻而易举地把我送上了文学之路,就像一位公主一剪彩,就把船送下了水。”^①但当时,该小说修改后却未及时出版,直到1911年6月第二次修改后才正式刊载于《英语评论》。

《菊花的幽香》是劳伦斯根据童年时发生在其亲属中的一件真实事件创作而成,是劳伦斯描述矿工生活的一篇有力之作。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使用大量诺丁汉矿区方言,真实描绘了英格兰中部矿区的恶劣环境以及矿工家庭生活中的贫困、压抑与危险。主要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菊花的意象和故事开头等内容在三个版本中都保留了原样,不同的是三个版本的故事发展、语言呈现和结尾都逐步凝练和深化,从最初的一篇诗意现实主义小说逐渐发展成为一篇客观冷静、模糊多义的现代主义小说,开创了英国散文化现代主义小说的先河。

1910年版本英文总字数为9809,1911年版本总字数为7856,1914年版本总字数为7825,总体字数在明显减少,最明显的是删除了大量的描写性、情感性和程度性的形容词与副词。一些说明性和补充性的从句或短语,或被删,或被合并,或被替代,人称指代关系也越来越准确,整篇小说的语言被打磨得越来越精练,甚至一些复合性名词的连字符也被反复修正。小说的情节安排更加紧凑和紧张,人物对

^① [英]理查德·奥丁顿著,毕冰宾、何东辉译:《劳伦斯传》,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话与人物性格刻画也更趋简约与冷峻。三个版本的主要情节基本保持一致,但是结尾部分却有较大改动,从1910年版本的315个词改写为1911年的746个词,再到1914年的903个词。在三个版本的总体字数不断减少的趋势下,结尾部分的长度却在明显增加,以至于小说的主题从一个矿工之死逐步转移到了人类所面对的永恒的孤独与男女两性之间的隔膜与疏离。最终,该小说在语言的简约与主题的深邃方面都堪与托马斯·哈代的小说相媲美,从而成为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劳伦斯在不断修改小说《菊花的幽香》的同时,也用诺丁汉方言创作了一系列相关诗歌,以下两首诗歌与《菊花的幽香》联系尤其密切。

矿工之妻^①

有人在敲门
妈妈,快下来!
——可能是个乞丐;
就说我在忙。

不是乞丐,妈妈:听
敲得多么响!
——没出息的小孩,
我就是不下来!

问问他想干什么,
我现在没空下来。
——他问,这是阿瑟·霍利戴家吗?
——就说是,你个傻瓜。

他说:告诉你妈妈,当家的
在矿井里伤着了——
什么?老天,他不会这么说,
不会有这事!

闪开让我看看!
唉,总是不得安宁!
别哭了,孩子,
快擦干你的脸!

你们当家的出了事
救护车已经送他
去了诺丁汉。——哦,天啊,
他这人不惹祸才是怪!

小伙子,他这次伤了哪里?
——不清楚,
他们就告诉我说很厉害
很厉害!

别挡在路上,孩子!天啊,
他的衬衫和袜子放哪了?
天知道他们会不会
把他的矿工服脱下来!

^① D. H. Lawrence, *The Complete Poems*, London: Wordsworth, 2002, pp. 11-13.

他该是怎么个嚷嚷！从没见过
这样大惊小怪的人
一点痛都受不了；
我实在不愿意伺候他。

老天保佑不会太严重！
哦，多么丢脸
有的人从来都不会受伤
其他人还在那里挖！

这样子磕磕碰碰真丢人，
总是这样不小心！

本该出一次事故，他却要弄上二
十次；

太糟了，他就是这样！

还好，屋里总算安宁一会了，
谢天谢地屋里安静了！
而且还有事故补偿金。
还有份子钱——我不用愁了。

他需要叉子和匙子——还有什么？
我永远也赶不上火车了！
受个伤就要人这么长途跋涉！
真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一个死去的人^①

哦，僵硬、冰冷的人，
你怎么能这么无动于衷
任我用泪水给你擦洗！
你要背对生命之女？
永远都不解除那骄傲的禁令？

你在假装！
你怎么能这样
假装对我无动于衷？
哦，你最终还是！
要揉碎我的心，
一个逃跑的人！

你知道你的唇
总是比眼睛

更快地变柔软。
现在它却躺在这里，双唇紧闭
无动于衷，无论
我多么热切地亲吻它。

它没有了呼吸
也不放松。在哪里，
你在哪里，你怎么了？
这石头一样的是谁的唇？
你怎么敢
躲在死亡里？

你一旦睁开眼，
那白月亮就会像胸膛
在星星做的披巾下显露。

^① D. H. Lawrence, *The Complete Poems*, London: Wordsworth, 2002, pp. 21-23.

你会看到那颗小星星在颤抖
当它下面的心脏
收缩，舒张。

整个可爱的宇宙
都曾是你的女人，
是你的新娘。
没有开花的树
但是伸向你的是一片
雪白的胸脯。

温软一如
夏天的树木
从空中垂下，为了你，
舒展女性的全部：
像一树繁花
飘落水面。

我看到你的眉毛
像忧郁之海旁矗立的岩石，
我把我的灵魂飘洒进你的思绪；
我落下，像花儿落进
池塘，像花瓣
飞离枝头。

哦，假面人，

戴着白搪瓷的面具，
现在你是谁？
你再也不在乎
我的心是多么压抑吗，
逃跑的人？

或许，这就是你，
金属一样，冷酷无情，
铁石心肠？
你从来没有感觉？——
冰冷，麻木，
机械！

哦，不！——你不是这样，
我爱的那个你，漂亮，
黝黑而闪耀，
集多元于一体：
但是绝不是这个从不温热的
空集！

这就是全部的你？
是个零？
冰冷的，铁一样冷的？
你的一切都在
这里，是生铁铸成？
就是这构成了你的存在？

2.《霍氏新寡》及其他戏剧的创作、出版、上演与接受情况

劳伦斯早期在以“一个矿工之死”为主题创作小说和诗歌的同时，也改编创作了一系列戏剧，其中《霍氏新寡》与《菊花的幽香》在写作时间和创作主题上都极为接近，也最受欢迎，是劳伦斯生前身后上演次数最多的一出戏剧。

劳伦斯一生共创作完成8部剧作：《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A Collier's Fri-

day Night)、《霍氏新寡》(*The Widowing of Mrs. Holroyd*)、《游乐场》(*The Merry-go-Round*)、《已婚男人》(*The Married Man*)、《为芭芭拉而战》(*The Fight for Barbara*)、《儿媳》(*The Daughter-in-law*)、《一触即发》(*Touch and Go*)、《大卫》(*David*)。另有两部未完成的戏剧片段:《高度》(*Altitude*)、《诺亚洪水》(*Noah's Flood*)。其生前只有3部戏剧得以出版,2部戏剧得以上演。鉴于劳伦斯从未与导演或演员合作过,从未去过舞台后台,也从未亲眼观看过自己的戏剧上演的情况,可以说其作品的结构和语言先天就富有戏剧性。简单说来,其戏剧的创作与接受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1927年的创作阶段;1932—1964年的出版、上演与受冷落阶段;1965年至今的复兴与经典化阶段。^①

2.1 《霍氏新寡》的创作

在任何一个阶段中,《霍氏新寡》都是劳伦斯最重要、上演次数最多的一部戏剧。据劳伦斯本人介绍,该剧构思于1906年,他于1909年9月完成短篇小说《菊花的幽香》后,即正式着手写作,1910年11月写作完成后,投寄给《英语评论》。该剧在主题、人物和氛围方面都与《菊花的幽香》相似。福特·马多克斯·休弗对该剧极为赏识,立即将之推荐给当时的著名演员兼剧院经理与评论家哈利·格兰维尔·巴克(Farley Granville-Barker, 1877—1946),但是1911年8月遭到后者退稿。1911年10月,劳伦斯将该剧剧本寄给好友英国戏剧评论家爱德华·加内特(Edward Garnett, 1868—1937),受到鼓励和赞赏。加内特意欲为其结集出版,但是因为另外两篇剧本(《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与《游乐场》)遗失,最终不了了之。

1912年,劳伦斯将《霍氏新寡》一剧的主要情节写进了当时正在创作的《保罗·莫瑞尔》一书的第8章,该书后来以《儿子与情人》^②为名出版。1912年10月,在修改《保罗·莫瑞尔》期间,劳伦斯根据自己与妻子弗里达以及弗里达的亲戚相处的经历,完成了喜剧《为芭芭拉而战》。1913年1月完成《儿媳》,该剧与众不同,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非常客观,运用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大量采用诺丁汉方言,体现了深刻的心理透视和阶级透视,是劳伦斯剧作中的精品。1913年2月1日,劳伦斯致信加内特评论当时的英国剧坛:“我确信,我们已经厌倦了当今戏剧的

①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D. H. Lawrence, *Sons and Lover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and Company Ltd, 1914.

软弱无骨,且没有血色——是时候起来反对萧^①和高尔斯华绥^②以及(格兰维尔一)巴克和爱尔兰佬们(除了辛厄^③)——他们的规则和数学般的精细。但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同情他们而非我这一代。这是难免的。你是唯一一个允许我们年轻一代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我45岁时也一定会觉得自己和自己的传统被替代是很难的。我肯定接受不了。原谅我的冒失,不要不喜欢我。但是我不想像高尔斯华绥或易卜生^④,或斯特林堡^⑤,或任何这样的人一样来写作,即使我能我也不写。我们必须先憎恨上一代,然后才能从他们的权威中解放自己。”^⑥

2.2 《霍氏新寡》在美国的出版与上演

1913年3—4月,美国出版商米歇尔·肯纳利(Mitchell Kennerley, 1878—1970)将劳伦斯戏剧与易卜生的作品一起列入现代戏剧丛书。1914年4月1日,《霍氏新寡》得以出版,印数500册,定价1.5美元,是劳伦斯戏剧中最早得以出版的剧作。1914年4月17日,英国达克沃斯出版社(Duckworth)也出版了该剧作,印数500册,该剧在英、美两国都受到好评。《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写道:“一个美国公众一无所知的人,突然出现在去伦敦剧院看戏的人们面前,其作品是绝对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传记性的,但其聚焦恰到好处,是部好剧作”;“读起来都很可怕,搬上舞台更是不可想象;剧中生活之卑贱让人无法忍受,赤裸裸的真相会把观众压垮”。^⑦《泰晤士报》(*The Times*)也盛赞该剧艺术技巧高超,非常精练,没有一盎司的“赘肉”,语言十分平实,对话意义隽永,结构精巧、完美,称劳伦斯是托马斯·哈代的完美继承者,平淡的语言中寓有明暗变化和深浅对比。伦敦另一家报纸将该剧与其他现代剧作家的作品相比,认为其他剧作平淡枯

①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有《华伦夫人的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芭芭拉上校》(*Major Barbara*),以及历史剧《圣女贞德》(*Saint Joan*)和喜剧《皮格马利翁》[或称《卖花女》(*Pygmalion*)],后者曾被改编为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②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1932年,“因其卓越的描述艺术——这种艺术在《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中达到高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③ 爱尔兰剧作家、诗人约翰·辛厄(John M. Synge, 1871—1909)。与叶芝一起为爱尔兰戏剧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代表剧作有《骑马下海的人》(*Riders to the Sea*)与《圣井》(*The Well of the Saints*)。

④ 挪威现代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代表作有《玩偶之家》(1879),又译为《娜拉》。

⑤ 瑞典表现主义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代表作有《红房子》和《女仆的儿子》等。

⑥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xxxvii.

⑦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xlii.

燥,专注知识的精妙,忽略了生活的现实,与劳伦斯对生活的深入挖掘无法相比,并且极力向英国戏剧协会推荐上演该剧。

1913年12月,英国戏剧协会致信劳伦斯,计划安排上演《霍氏新寡》。然而最终演出被取消,因为他们很难想象戏剧的结尾对观众会有什么影响:“你不能把一个晚上的娱乐用来看舞台上躺着的一具尸体,(他的妻子与母亲)花20分钟去哭泣着、哀号着擦洗尸体。”^①1915年的上演尝试再次失败(直到1926年,戏剧协会才上演了该剧)。1916年12月26—31日,美国洛杉矶小剧院上演了该剧,演出非常成功。《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评论说:“该剧的最大成功在于两个充满激情的人站在激情的边缘颤抖,却因为死亡的环境而抑制了自己”;“该剧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让人震惊”,“深刻、扣人心弦与生动的对白让观众震惊,让人毛骨悚然,退避三舍”。^②但是,评论中也指出该剧在舞台表演中对赤裸裸的苦难没有进行掩饰,不是好的选择,不如高尔斯华绥的同类矿工题材《斗争》(*Strife*)处理得好,高氏作品中的苦难和现实主义昭示了生活的重大意义。

2.3 《霍氏新寡》在英国的上演

1915年和1916年,劳伦斯的两部长篇小说《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相继被禁。1918年,穷愁潦倒的劳伦斯在妹妹的帮助下蛰居故乡伊斯特伍德。期间,他了解了当地矿工为改善生活环境而进行的罢工,结识了一些罢工领袖,他试图弄清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困境。于是,在同年10月18日,他完成了《一触即发》的写作。劳伦斯称自己的剧本是巴兰的驴子在作最绝望的嚎叫,并致信美国友人、意象派诗人艾米·罗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称该剧是自己最纯洁的女神,但是注定会被封进瓶子里,不是因为它太坏而是因为它太好。1920年5月,历经周折后,《一触即发》得以在英国人民剧院丛书中出版,成为劳伦斯生前出版的第二本剧作,但反响甚廖。而1920年3月9—13日,在曼彻斯特奥尔特灵厄姆镇的一家业余剧院上演了《霍氏新寡》一剧,这是劳伦斯戏剧在英国的第一次上演。

1920年3月12日,《奥尔特灵厄姆卫报》(*Altrincham Guardian*)评论认为该剧结构很糟,结尾模糊,不够有力,“当瓦尔特的尸体最后被抬上舞台时,观众觉得很滑稽,这完全败坏了该剧作者和演员的努力”^③。但是,评论也称赞劳伦斯将一个卑劣的主题写成了一个伟大的悲剧,展现了一个小矿区里阴郁的生活,那里的人

①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xliii.

②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xlv.

③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lvi.

们不是工作就是喝酒,呈现了我们的文明中一幅不愉快的画面。

此时,劳伦斯正在西西里漫游,无法前往观看,因此他拜托好友、《泰晤士报》戏剧评论员凯瑟琳·卡斯维尔(Catherine Carswell, 1879—1946)代为前往。后来,《泰晤士报》选登了卡斯维尔撰写的评论:“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常生活被剥了个精光,这往常只有艺术大师才能做到,剔除了一切非本质的东西,通过日常动作和日常语言,将戏剧冲突推进到一个明白无误的境地,然而简单的语言和动作却给观众的心灵和感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其唯一的批评在于剧中瓦尔特早年对妻子也缺乏真情,这点于情于理都讲不通。12年后,卡斯维尔补充说,“擦洗尸体一幕确实不适合舞台演出”,纸上感觉有力的文字在舞台上可能不合适:“或者应该在台下处理,只用女人们的声音和脚步声来暗示,或者舞台处理得暗一些,只用炉火来照明,整个场景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提升到一个经典性的场景。在纸上读起来,这一场景简洁而悲情。除了爱尔兰人民戏剧之外,我猜整个英语戏剧中没有其他以工人为主角的戏剧,其中的对话能与该剧相媲美。并且该剧也有与爱尔兰戏剧不尽相同之处。”^②

劳伦斯对该剧上演后相对平淡的反响感到失望。几周后,他致信朋友称:“我认为在戏剧表演中,演员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自由地进行再创作——剧作者只是给予一些提示而已。一字不漏的表演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我希望事情要做就做得恰如其分。哦,如果能有这种演员!我愿意在现场敲打他们让他们进入表演状态。眼前的场面将会是多么激动人心!”几天后,他又补充说:“我对戏剧没多大兴趣,即使对我自己的。我对公众没有什么信心。”^③

1920年3月,伦敦人民戏剧协会准备在当月19—26日上演《霍氏新寡》一剧,后来因为意见不能统一而最终计划取消。直至1926年12月12日、13日、19日晚,《霍氏新寡》才在伦敦国王大道剧院(Kingsway Theatre)得以隆重上演。萧伯纳观看了12日的首演,高度评价该剧的语言。卡斯维尔向劳伦斯转述了萧对该剧对话的评论,称该剧对话是他听到过的最了不起的,而他自己的戏剧与此相比就是舰队街上理发店里的闲聊。另一位朋友转述萧的话,称“与此相比,我的语言就是机器制作的花边。你能听到里面打字机的声音”^④。萧伯纳自己后来回忆称:“当

①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lvii.

②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lvii.

③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lvii-lviii.

④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lxxxii-lxxxiii.

我看到戏剧顺着丰富而生动的对话激流而迅速发展,我觉得自己的语言古老过时了。”^①

但是,卡斯维尔本人认为 1926 年的演出不如 1920 年奥尔特灵厄姆的业余演出成功,结尾处的尸体擦洗一幕再次受到批评。劳伦斯自己也向家乡伊斯特伍德的朋友坦承:“我相信大多数朋友都觉得该剧太阴郁了。我想,要是能再上演一次,我一定会修改结尾,让它变得更快乐一点。毕竟我自己现在也不喜欢悲伤的结尾。但是这是我很久以前写的东西。”^②这是该剧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上演。

2.4 劳伦斯去世后,《霍氏新寡》及其他剧作的接受情况

1930 年 3 月,劳伦斯在法国南部小镇旺斯(Vence)去世。1933 年 7 月,首部《劳伦斯戏剧集》(*The Plays of D. H. Lawrence*)在英国出版,仅收入了 3 部已经发表过的剧作:《霍氏新寡》《一触即发》与《大卫》。1934 年 6 月,《儿媳》与《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在英国出版。1940 年,美国《弗吉尼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秋季号发表了《已婚男人》。1941 年,该刊冬季号发表了《游乐场》。

此后近 20 年里,劳伦斯戏剧进入了被遗忘的年代,因为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更喜欢诗剧,也更愿意复兴经典剧目,而现实主义的戏剧则遭受冷落。1953 年 9 月 14 日,英国 BBC 家庭广播节目播出了《霍氏新寡》,但听众认为太过悲伤。1956 年,美国再版了《霍氏新寡》一剧,反响依然不尽如人意。1960 年,一篇署名 A. E. Waterman 的文章更是不留情面,该文称劳伦斯本人并不看重自己的戏剧创作,而评论家们也有理由忽视其剧作,因为没有一部戏剧展示出任何新的戏剧技巧,也没有一部戏剧值得赞扬。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英国戏剧开始复兴,尤其是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厨房水槽剧”(kitchen-sink drama)兴起,收音机、电视和剧院也日益普及,更重要的是,1960 年 11 月围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进行了审判,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劳伦斯的再度关注。1961 年,《霍氏新寡》被改编为电视剧,反响良好,《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称劳伦斯为当代“厨房水槽劳伦斯”,《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都盛赞其对话简洁而深刻。

①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lxxxiii.

②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lxxxiv.

2.5 劳伦斯戏剧的全面复兴

1965年8月,英国皇家宫廷剧院的专业剧团上演了《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获得好评。同年12月,伦敦著名的海尼曼出版社(Heinemann)出版了劳伦斯《戏剧全集》(*The Complete Plays*),收入了8部已完成的剧作和2部未完成的剧作,印数3000册(1970年重印1250册)。1966年,维金出版社(Viking Press)在纽约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1969年,该修订本在英国伦敦重印)。同时,1966—1967年间,劳伦斯的13篇短篇小说被改编为戏剧或电影,掀起了劳伦斯作品复兴的热潮。

除此之外,1966年6月14—25日,英国莱斯特市凤凰剧院上演了《霍氏新寡》,其语言对话和对生活的精准捕捉再次受到广泛称赞。1968年2—5月,英国皇家宫廷剧院推出劳伦斯专场,接连上演了《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儿媳》和《霍氏新寡》。直到5月4日,三部戏剧一直是该剧院的保留节目。至此,劳伦斯作为经典戏剧家的地位已经确立。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评论称:“这三部描写诺丁汉郡小村庄里的童年、婚姻和死亡的戏剧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全景图。”^①英国戏剧评论家本涅迪克·南丁格尔(Benedict Nightingale, 1939—)在《戏剧和演员》(*Plays and Players*)一书中也强调了劳伦斯戏剧的情感感染力:“在我们20世纪初的戏剧中,我们还能找到其他的戏剧可以与此相媲美,在舞台上如此理性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萧伯纳吗?太过滑稽幽默,也太过流利和愤世嫉俗。那么,高尔斯华绥吗?太稀薄,说教性和预见性都太强。劳伦斯则从来不给自己的戏剧添加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点。相反,这些观点却在随处可见的形容词和语言的实验与探索中全面地展示了出来。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观察人类的矛盾冲突中,用在了如何理解和如何解释中,只要你感觉到了这个,你就会发现他心灵的宁静与观众的喜悦。”^②《霍氏新寡》一剧更是从语言到结构都受到高度评价,其结尾部分也不再被认为是其弱点。

在皇家宫廷剧院推出劳伦斯专场演出后,英国掀起了一场劳伦斯戏剧热潮。其最优秀之作《儿媳》,在伦敦与诺丁汉等地连续演出三场。1969年,企鹅丛书在皇家宫廷剧院劳伦斯专场演出的基础上出版了题为《三个戏剧》(*Three Plays*)的书,其中增加了英国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

①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cvi.

② D. H. Lawrence, *The Pl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cvi.